



青春的召唤

雷加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春的召唤

雷 加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 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，共包括了十三篇短篇小说。作者所描述的工农兵的多方面的斗争生活，所反映的时代，由土地革命战争，抗日战争，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，到国内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。“五大洲的帽子”的红军战士武刚，在一个抗敌剧团中，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排挤。后来他们向敌后行军，因遇到了国民党反动派逃兵的阻挠，武刚暗中保护了前去营救被俘同志的剧团主任，显示了革命老干部的高贵的品质。“一支三八式”中的曹清林，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革命战士。他在撤退中，自觉地要求去寻找生死不明的六班长，结果得到了六班长的枪，掩护了部队的退却，而他自己却壮烈地牺牲了。“路”是一篇土地革命的叙事诗，通过一个燕子参加革命的故事，反映了土地革命的侧影，及刘志丹同志在陕北的革命活动。“沉默的黑怀德”则描写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雇工，如何在土地革命和减租运动中，自觉地走上了斗争的道路。“纺车又响了”，是边区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歌声。“撵羊人”用抒情的笔调勾勒了几个撵羊人一天的生活，从而表现了他们对于地主的仇恨和反抗情绪。而“女儿坟最后一代”，则是一篇动人心弦的对封建社会集中控诉的血泪书。其中“鳊鱼”，“百灵鸟”，一个描写了献身建厂的老工人，一个描写了一个青年如何寻找型砂建设拖拉机厂的故事。

青 春 的 召 喚

雷 加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出字第01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387×1092 1/32 7 1/4 印张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 定价(4)0.52元

目 次

一支三八式·····	3
五大洲的帽子·····	26
水塔·····	53
路·····	80
“女儿坟”最后一代·····	91
平常的故事·····	117
攬羊人·····	126
沉默的黑怀德·····	146
紡車又响了·····	162
有仇必报·····	177
鱸魚·····	193
青春的召喚·····	208
百灵鳥·····	215

一支三八式

一

三連二排，一共二十六个战士。他們在第二綫上，防守一个拔海四百公尺的山头。

由这个山头上，可以看到一片乱石河滩，零零散散的几丛灌木。对面山头籠罩在云雾中。昨天夜里，激战正在对面山头的那面进行着。

但是現在，从早晨直到現在，敌人还没有放过一炮，我們也没有还击。保持沉寂，当然不是戰場上的义务。这很难受；但是也是难免的。

战士曹清林以为沒有枪声的火綫，比今天的天气——沒有雨滴的阴天，还要糟糕。他把右手掌放在眉心上揉着，心里咒罵着。他不高兴敌人，甚至也不高兴自己人。

在他右边，高大成象是睡着了，伏着不动。左边是排長，躲在一块岩石后面向下探望。在这一排里，唯有排長一个人，可以这样随意了望。起初，曹清林有些妒忌，可是后来他不这样想了。因为排長的臉象一面鏡子，他从排長的

臉上，也可以猜出戰場上的變化。為了這個，又為了他離得排長最近，還有些得意呢！

這時，他聽見排長在嘟囔道：

“這些沒長眼睛的，干的什麼事呀？我真不信一群活人看不住鬼子。鬼子用騎兵正面沖，咱們就得注意騎兵后面的大部隊。糟！糟！人家一晃，就把山頭占啦。一天的勁白費啦！還有什麼話講，對面山頭一丟，敵人把重火器運動上去，整個第一綫就算垮台。看吧！第一綫站不住腳，咱這第二綫有個屁用！……”

第二綫，除了三連二排之外，還有五連在左翼。排長向左望了一眼，在岩石后面坐了起來。曹清林沖到排長跟前，問：

“什麼？排長，讓我去！”

排長擎起拳頭，威嚇道：

“搶死鬼！你動什麼，怕敵人發現不了你……”

曹清林一弓身子退下來。他學高大成的樣子，伏下不動了。但他的下巴骨，卻在一張一合地動着，活象一口難咽的東西擱在嗓眼里。

第一顆炮彈落在一塊岩石上炸開了。破片和粉散的石塊，飛在空中。只聽見排長的聲音，在喊：

“臥倒！不要動！”

戰士們都高興尊重這個戰場上的紀律。敵人最怕我們伏下不動，這樣炮火會減小它的杀伤力到最小的程度，并

且，这样伏下不动，敌人有时以为我們退去了，便大模大样地摸上来。只有这时，我們才好从地縫里鑽出来，杀他个痛快。

低云落在騰起的烟柱上。炮声响彻了山谷。硝烟和黃粒的塵土，刺激鼻腔，使战士们呼吸艰难，头发晕，仿佛大地在轉。

前一刻鐘，三連二排觉得自己的兵力还很雄厚。現在，他們失去了第一綫，象是伸在外面沒有戴鋼盔的头一样了。这条不長的战綫，在密集的炮彈下面，象一条蛇似地扭轉着，翻騰着。它也許会象皮糖一般被扭断吧！因为他們既沒有应援部队，也沒有配备一挺机关枪。他們仅仅是一个被敌人所輕視的二十六个战士，使用着十八支杂牌枪的农民队伍。

炮声拖着沉重的尾音，在山坳里迴轉。炮彈密密地圍住了山腰；但战士们斗志昂揚，个个擦拳抹掌，等待着一个山洪一般的冲锋。

一顆炮彈滑过山脊，向山后落去。它的尖嘯的声音，引起了一声惨叫。排長一鼓劲蹲起来。他預感什么不幸似的，张开了嘴，脖筋起得老高，他的火紅的眼睛凸得十分怕人……

这时，一个紅头漲臉的通訊員，由山底下爬上来。他朝着排長敬个礼，同时哑着喉嚨喊了一声“报告”。排長猫着腰蹣下去，这才立直身子向通訊員走去。他問：

“送来什么命令？”

“退却！”

通訊員簡捷地說，順手把命令交給排長。

戰士們聽見通訊員的話，也跟着蹣下來。他們咕嚕着什麼，有的小声問：

“不打一槍就退嗎？”

“你沒看見通訊員送命令來啦！”有的這樣聰明地回答。

排長把命令看也沒看揉在手里，胸脯卜卜直跳，向站起來的戰士掃了一眼，不安地問：

“剛才是哪個？”

六班副班長知道排長要問的，這時屈着風濕的膝關節，湊近两步答道：

“報告排長，剛才是我們班長，他……他這麼一抬頭，碰上啦！”

副班長把左臂彎着伸出去，向前一壓比划着。但是排長沒有看他，身上打了個冷戰，一面茫然地想：“這真糟，哪怕再呆一會，鬼子准摸上來，弟兄們早就準備拚刺刀啦！這來了退却命令，六班長又……”他皺起眉頭問：

“他呢？趕快派個人看看！”

派去的人回來說：那里留下一個炮彈坑，什麼也沒有。……

這是一個謎：敵人的炮彈正落在六班長身上了呢？還是把六班長掀到山溝底下了呢？這一切都不能仔細研究

了，因为退却的命令是不能耽擱的。排長的拳头越捏越紧，朝敌人的方向揮了一陣，才領着这二十六个人，向山下走去。

有誰在說：“撤退命令来得不早不晚，这真該着，怎么这么巧呢！”

二

一层云雾象穿不透的垂柳，填滿了山谷。暮色来临得特別早，湿漉漉的，黑色的岩石，悬在头上，悬在半空中。

三連二排，这时把炮声留在背后，踏着狼糞，在一条沒有野草的小路上走着。沒有歌声，也沒有談話声。这一支队伍，在一天飢餓，寒冷，战斗中，疲倦不堪了。

山下，沿着小溪的左岸，伸展着一片蕎麦田，往日跳跃在阳光下面的鮮艳的花朵，現在低着头，声息不动，仿佛变成了一片严冬积雪。蕎麦田的尽头，是一个沒有炊烟的村子。远处一片榆树林，消失在低垂的阴云中間。

曹清林跟在排尾，同高大成一起走着。他倆衣袖碰着衣袖，枪托碰着枪托，只是誰也沒有开口。在班上，他們愛高大成的老实，也愛曹清林的勇敢。行軍的时候，病号們把高大成当做忠实的朋友；但在战斗中間，战士們都愿意跟住曹清林后面冲锋陷陣。高大成生得矮壯，眉毛又粗又短，一张蒼黃的臉盘，嵌着一双珠黃的眼珠，看去象烟熏了一样。曹清林額头不低，鼻峰更高，它的又黑又大的眼睛，又活又

亮。有一回，高大成沒有選上奮勇隊，一個人躲在地窖里生悶氣，曹清林不慌不忙地走來，轉了一遭，向他借了三粒子彈，他說：“下次我借給你六顆……明白嗎？下次你就……”高大成為了感激，他又把一顆手榴彈放在曹清林的手掌里。

現在，曹清林只願往前走。他的水蛇腰半扭過來，用鼻音對高大成說：

“你說，咱們打過敗仗嗎？”高大成楞住了。他覺得說到心尖上了，真的沒有打過敗仗。走了幾步，曹清林又扭過頭來，繼續說道：“真他媽怪，今天一槍沒放就退啦！”高大成又認真地想了想：真的沒有放過一槍。

“怪不怪的，六班長可犧牲啦！”高大成望着曹清林的后脖頸，小心地跟了一句，接着低下了頭。

“這才叫……不夠本。”曹清林拖着后腳跟，向排頭望了一眼說：“要不是排長在前頭領着走，老子說什麼也要留下來和鬼子拚刺刀。”

他們轉過一個山頭，順着一條石砌的小路走進了下社村。

下社村是個受過戰爭洗禮的村子。他們的糧草早就埋在山里，人們也都早有準備，只要圍着三個十字插着雞毛的通知，由上一個村子飛到下社村，他們便卷起鋪蓋，打着驢子漫山漫野地奔去。這一回，村長和動委會的工作同志，挨門挨戶檢查過了，把陳老爹和一只誓死不離開家門的老狗送走之後，村子里什麼也不留了。他們走到連部，仿佛說：

“村里連一根火柴也找不出了；但是你們還需要什么呢？我們軍民一家，說吧！”

他們拍拍腰板，就象人伏和給養不是在山洞里，馬上可以從腰包里掏出來似的。

連部設在一個門樓下面。說起連長這個人，究竟和眾人有些不同。他一刻也不得安靜，來回走着。他看戰士的時候，總是先看到腳，先看到槍，再看到人，仿佛有了腳和槍，才有了人的全部生命。

現在連長站在門樓下面，听着剛從第二綫退下來的排長做報告。他把所有的槍看遍了，又把所有的腳看遍了，才問：

“你們為什麼退下來？怎麼退下來的？”

“通訊員去啦！”排長僵直地站着，迷亂地答：“我看見通訊員爬上去……”

“他爬上去，我知道他是送命令去的。後來怎的？”連長又問。

“我……我沒有來得及看命令……”排長知道定准出了岔頭，趕急把扭成一團的命令展開，讀了下去。

連長等待着。他望了一陣白楊樹上飛空了的烏鴉窩，又傾听着遠處的炮聲。這時，他才氣呼呼地說道：

“你低着頭，也擋不住你的羞。你們不按照規定時間就退下來，誰叫你們退下來的？連一個鐘頭也支持不下去了嗎？五連沒有你們掩護，怎麼退得下來！”

“通訊員送去命令……”排長小声辯解着。

“怎么？命令傳達錯了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……他說了声退却，我也沒有看……”

“誰叫你不看？在前方給你的命令，你預備拿到后方再看嗎？……”

隔了一会，排長又从头解釋：“我站起来……正是那一会六班長陣亡了。我站起来，战士們也跟着站起来，就这么的……我先看看命令就好啦！”

可以看出排長的腿肚子在顫抖，战士們也在这种懾人的气氛下，坐在一块小草坪上，忘記了吸烟或是談笑。

連長听了排長的話，震驚地問：

“哪个班長？你說的哪个班長？”

“就是那个……”

排長一时說不清楚，又是六班副班長上前一步，搶着回答：

“有一支三八式的那个，就是他，炮彈飞过来，他向前一探頭，炮彈就把他掀下去了。”

六班副班長又在模擬着班長的姿勢：把左臂伸出去，向前压去。

連長問：“六班長犧牲了嗎？”

“犧牲啦！”副班長答。

連長又問：“派人搜索了沒有？”

排長低着头答：“派啦！”

連長把兩臂交叉起來，壓在胸脯上，仿佛怕胸脯炸開似的。他挨着個向戰士們望了一眼，好象他認為六班長還在隊伍里似的。

曹清林站在副班長身邊，連長的眼睛在他身上停了一下，戰栗通過他的全身，他感到一陣熱情的激動。隨後連長的聲音又問：

“他呢？”

“沒有抬下來……跌在山溝里啦！”

“他……”連長背過臉去。只見他背躬着，他那褪色的軍衣肩膀上，補着一塊補綻，如同遠處山坡上那一塊四四方方的谷田。這時連長想起了六班長的為人。六班長是河南人，從他嘴里永遠聽不見一個不字。他多嚙都是奮勇隊第一個報名者，昨天他才遞了入黨申請書，而現在……

陰云四合的天空，開始掉下稀稀疏疏的雨點。他們還看不見它，只是在臉上，手上感覺到它。

“六班長不在啦！”連長一面踱着方步，一面喃喃地說：“想想他，他是咱們連隊里最好的班長。打仗勇敢，從來不會掛過花。今天沒有沖鋒陷陣，也沒有放一槍；但是他犧牲啦！”在這種情況下，就象行軍中丟了一個人似的，排長應該負完全責任。因之連長的眼光又落在排長的身上，突然傷心地問：“你們也到山溝底下去找過他嗎？”

沒有人回答，好象上自排長，下至戰士都沒有長嘴巴似的。雨點下大了，敲着雨布嗒嗒直響。

“可是，他也許滾在山坡上，被树枝挂住了？”連長提高了嗓音接着問：“为什么不呢？既然彈坑里看不見什么，一定是受了震动滾下去的。他一定昏迷了，現在也許醒了；可是你們全撤了。……还有他那一支枪呢？他是多么好的一个神枪手。他那一支三八式是敌人亲自給我們送来的。你們使的什么枪？水蓮珠，套筒，金鈎，老毛瑟，还有唐县造，哪一支能頂得住他的枪。六班長活着的时候，他是怎样对待那支枪的？你們，你們又是怎样对待六班長的？”

連長两只眼角上，拖着很多皺紋，在阴影中抽动着。他站下来，声音也越来越低了。

新战士郭永清鼓着嘴巴，小声嘟囔道：

“这算什么連長，为了一点小事也值得叫咱們在雨底下挨淋！簡直发瘋！”

連長的話，在战士心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。有的說：“是呀，六班長是多么好的一个人！还有那支枪……”有的說：“不，人都牺牲啦！枪有什么用？”郭永清是新俘虏的国民党的兵，他的头就象波浪鼓似的不得安靜，平常最爱說連長的坏話。他說連長沒有派头，不背武装带，馬靴后跟也不得得地响。这是誰？只有国民党的連長才这样；可是他們淨打败仗。說到我們連長，那可是穿过枪林彈雨不怕死的抗战英雄。

曹清林听了郭永清的話，咕嚕一声跳起来，噴着沫屋子吼道：

“你說誰發瘋？我看你整天發瘋。”

郭永清不慌不忙往地下吐着口水，沒做聲。曹清林又說：

“老子早就看你兩路。”

郭永清這才偏着頭，用他那尖鼻子對着曹清林說：“最好把眼睛挖下來，不要看。”

“媽的，老子就要教訓你這個兔崽子！”

曹清林掄起拳頭，高大成也挽起袖子站起來。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他們身上，這時，連長在上面問：

“什麼事又吵？”

曹清林紅着臉，象是受了訓斥的小學生一般，垂下手來。他定了定心，忽然邁前兩步，畢端畢正地站着，用另一種沉重堅定的調子說：

“報告連長，我，我要去……”

連長不解地問：“上哪去？”

“我去找六班長，還有，還有那支三八式，……至不濟我也能把三八式拿回來。”

戰士們，面面相覷。他們知道戰場上變幻無常，他們退下來，說不定馬上又要轉移。但曹清林鎮靜自若，仿佛要到集會上去找回一只遺失的鞋似的。說起來話長，有一次連長把曹清林拉到連部里，親自對他說：“曹清林呵！放豬不用識字，八路軍不識字可不行呵！在課堂上不要再打瞌睡，要好好地學習！我就是這樣學習的呢！”曹清林睜着眼淚對

連長說：“好吧連長！這不是三天兩朝，往后如再看見我打瞌睡，就當面打我耳光好啦！我……我不會跳河的。”連長握住他的手稱贊着：“不錯，你還夠得上一個革命同志。”曹清林今天，就是以這種革命同志的精神出現的。

曹清林的精神，鼓舞了其他的戰士。登時有五六個人站出來，提出了同樣的請求。

連長感激地望了他們一眼。他走下台階，單單拍着曹清林的肩膀，問：

“你真的要去嗎？”

“我去。”曹清林把肩上的槍扶正了答。

“你真的能把人和槍找回來嗎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怕你摸不清在什麼地方吧！”

連長這麼一連串問着。他又望着站得一溜齊的其他五六個同樣堅強可愛的臉，他多麼喜歡象曹清林這樣的漢子。另一方面，曹清林以為連長這樣接二連三地問他，為的是不相信他。連長的眼光射在他的臉上，象火烤的一樣。他用粗手掌抹了一把，說：

“連長！讓我去吧！六班長不在山頭上，就在山溝里。”

但是連長更加猶疑不決，慢絲絲地說道：

“一天跑不到頭的山溝，你到哪裡去找呢？要是炮彈炸飛了，不要說人，連槍也找不到的！”

“炸飛了，那就是……把六班長的帽子撿回來也是好